

全上古三代秦汉  
六朝文

陈后魏

第九  
第十册

全後魏文卷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冲

冲字思順隴西狄道人西涼武昭王暕之曾孫獻文未爲中書學生孝文初遷祕書中散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又進爵隴西公五等建封滎陽郡開國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建拜太子少傅領將作大將加輔國大將軍進鎮南將軍改封陽平郡開國侯兼左僕射遷尚書僕射改封清淵縣開國侯太和二十二年卒諡日文穆

諫預召兵戍南鄭表

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

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  
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  
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  
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于國實爲馬腹也  
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遣地且王者之  
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  
何據于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  
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于今日也宜待大開  
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  
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  
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曰近力守西蕃寧可曰遠兵固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曰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合陷沒恐後舉之日眾曰畱守致

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

魏書李沖傳

荅詔表

臣等微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叡丕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萬殞叢結釁在心陰構不息閒說或蕃擬窺乾象雖覩休平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迹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窺擾并夏溯觀此狀無容不知惟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誠盡節爲下之恆分刑茲無赦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呂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叢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曰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魏書



陸侯附傳陸叙構逆賜死高祖詔  
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云云冲烈表

表彈李彪

臣聞範圍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  
猶見抑于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于瑛璠固知名器之重不  
可已妄假先王既憲章于古陛下又經綸于今用能車服有敘禮  
物無墜案臣彪昔于凡品特曰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  
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曰報德  
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  
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  
輒集尚書曰下令史曰上并治書侍御史酈道元等于尚書都座  
曰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荅臣言事  
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曰見事免彪  
所居職付廷尉治獄

魏書李  
彪傳

又表

臣與彪相識已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于侍筵之次啟論于眾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譽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曰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曰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曰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誦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曰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

領軍諸卿等集闕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采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言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言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言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言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極彪于有北言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于四裔言息青

蠅之白黑

魏書李彪傳

上書言宜立三長

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  
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  
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  
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  
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  
至牛以上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  
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  
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魏書食貨志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云云書奏高祖從之

奏錄劉昞子孫

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

魏書劉昞傳太

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于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鄖陽令

奏養子不從坐

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曰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曰養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氣敦薄旣差故典刑有降是曰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曰爲依據律文追戮于所生則從坐于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曰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于乞也舉父之罪于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曰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曰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

魏書李冲傳

李韶

韶字元伯沖兄子孝文賜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父承爵姑臧侯除儀曹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爲伯兼太鴻臚卿遷太子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免起兼將作大匠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徵還行定州事轉相州刺史孝明卽位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遷車騎大將軍轉定州刺史正光五年卒贈司空雍州刺史諡曰文恭

奏獄成許家人訴枉

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鞠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議爲允

魏書刑罰

志兼廷尉卿元志上言獄成不許家人陳訴大理正崔纂等曰爲宜許陳訴尚書李韶奏認從之

李瑛之

瑛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韶從弟孝文時舉秀才不就後爲彭城王勰行臺參軍入兼著作郎熙平初爲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兼御史中尉除征東將軍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卒贈侍中司徒雍州刺史諡曰文簡

宗室助祭議

案祭統曰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呂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子今存者既身是咸蕃號爲重子可得賓于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

大五百一十一  
小五十二

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于時后至于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長短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差通不宜復各爲例合事事舛駁

魏書禮志二江陽王繼表言道武曾孫宜得預祭李珍之議又見通典五十一

### 李神儁

神儁名挺呂字行小名提沖兄子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爲前將軍荊州刺史徵拜大司農孝昌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未之任孝莊卽位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呂忤爾朱榮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武卽位拜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肆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二年卒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雍州刺史

奏定常侍員限

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呂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

北史二十

四王所傳太昌初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

于烈

烈代人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延興初領靈光宮宿衛事遷屯田給納太和初呂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前將軍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加鎮南將軍遷光祿卿封聊城縣開國子除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宣武卽位出爲征北將軍恆州刺史不行尋拜車騎大將軍領軍事進爵爲侯

乞黜落子登表

臣上或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

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魏書

于栗磾附傳太和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

因子忠奏事

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呂安物望

魏書于栗磾附傳咸陽王禧謀反世宗敕烈子忠馳覘虛實因忠奏

于忠

忠字思賢烈子本字千年爲侍御中散太和中授武騎侍郎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宣武卽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改賜今名遷司空長史征虜將軍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進太府卿正始中除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尋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延昌中除都

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進侍中領軍將軍孝明卽位除車騎大將軍封常山郡公加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靈太后臨朝出爲征北將軍冀州刺史奪爵尋封靈壽縣公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神龜元年卒贈司空諡曰武敬

矯詔誅裴植

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

魏書裴叔業附傳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

疾病上胡太后表

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曰婚姻重之曰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曰復得猥攝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曰睿明御寓皇太后曰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屢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徧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

大四百六十六  
小八十七

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痾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  
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弓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  
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  
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于心乞立  
爲嫡傳此山河

魏書于栗  
碑附傳

裴宣

宣字叔令河東聞喜人舉秀才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郎轉都  
官郎遷員外散騎侍郎及遷洛除司空諮議參軍轉司州治中  
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武卽位除太中大夫領本  
郡中正仍別駕又爲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出爲征虜將軍益  
州刺史永平四年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改諡曰穆

懷田賦

上言葬埋戰亡者

自遷都呂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

魏書裴駿附傳裴宣遷太尉長史上言

辭真度

真度河東汾陰人鎮南大將軍安都從祖弟初從安都南奔爲徐州長史後同歸國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遷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例降侯爲伯除冠軍將軍假平南將軍除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徙持節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改封臨晉縣公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中遷華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還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縣公永平中卒贈左光祿大夫諡曰莊

豫州大饑表

去歲不收饑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餓無呂濟之臣輒日  
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

魏書許安都附傳真度爲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

度表

辭孝通

孝通字士達真度族曾孫正光中蕭寶夤引爲驃騎府參軍後  
去職永安中除員外散騎倚郎余朱天光表爲行臺郎中賜爵  
汾陰侯普泰初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  
田縣子遷中書郎出爲賀拔岳行臺右丞太昌初入朝除中書  
侍郎永熙末爲常山太守興和二年卒于鄴武平初贈鄭州刺  
史西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博譜

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呂象日月之照臨十二博呂象十

二辰之纏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  
化之機微履謙謝則知沖退呂致福觀殺罰則知當路而速禍行  
其道則倚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  
雀起率皆趣良足曰諧暘至娛洽協妙賞者也

御覽七百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六終

大三百一十三  
小四十

全後魏文卷三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彝

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孝文初襲祖爵平陸侯爲散令遷主  
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遷黃門歷驍騎將軍進爵爲侯  
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兼侍中遷尚書宣武初正侍中除安西  
將軍秦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還除光祿大夫孝明初加征西  
將軍冀州太中正神龜三年爲羽林所毆卒贈衛將軍冀州刺

史諡曰文

上歷帝圖表

臣聞元天高明尚假列星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眾流日增大莫  
不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日自  
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日規政闕虞



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已自改  
着着于悔往之衢孜孜于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  
十氏而不渝歷二千曰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曰不  
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曰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  
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剪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  
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羶頭之戎漠北辮髮之  
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于夏殷富仁威于周漢澤教既周  
武功亦帀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  
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曰小才藉  
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末蒙陛下不遺  
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恩碎  
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  
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

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  
之美可爲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曰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  
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  
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  
尋暨于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  
相屠終使聰曜鴉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  
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  
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諫鼓虞人盤盂之  
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  
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  
沈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

魏書張  
彝傳

上采詩表

竊惟皇王統天必曰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采成明故詢于

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于夏典不然則美刺無已得彰善惡  
有時不達逮于兩漢魏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  
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苻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  
涼競立至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  
麻撥亂登皇翦彼鯨鯢竈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  
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  
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于得  
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  
宣恩東夏周歷于齊魯之間徧馳于梁宋之域詢采詩頌研檢獄  
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  
詩竝始申目而值鑿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  
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呂大諱奄臻四海崩募遂爾推遷不及聞  
徹未幾改收秦蕃違離闕下繼呂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采

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已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  
行雲雨之施察臣枉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旣蒙崇呂祿養復得  
拜埽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  
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鑒敕付有司使魏代所  
采之詩不堙于丘井臣之願也

魏書張  
彝傳

臨終口占上啟

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覩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  
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旣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  
有日未簡神聽豈圖眾忿乃至于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  
致令軍眾橫囂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  
均卽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  
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  
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

是生已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于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  
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  
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宿被芻豢先後銜恩欲  
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

魏書張  
彝傳

郭祚

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孝文初舉秀  
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兼給事黃  
門侍郎尋正黃門賜爵東光子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拜尚書進  
爵爲伯宣武卽位兼吏部尚書除并州大中正尋正吏部出爲  
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入爲侍中  
金紫光祿大夫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加散騎常侍遷左  
僕射出爲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延昌四年八月爲于忠矯詔所  
殺正光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諡曰文貞

表請伐梁

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適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眾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獯豷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竄敢自嘿并宜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

魏書郭祚傳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遇

淮將灌揚徐祚表朝議從之

奏姦吏逃刑止徙妻子

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已先王浴物之情爲之軌法故人刑備于昔典姦律炳于來制皆所已謀其始迹訪厥

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  
異不容不述誠已敗法之原起于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  
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  
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于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  
將何已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已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  
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徒妻子走  
者之身懸名永配于青不免姦遂自塞

魏書郭祚傳世宗詔已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

不出兄弟代之祚奏詔從之

奏請定攷格

謹案前後攷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  
由狀超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攷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  
中故尙書中山王英奏攷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  
年之勤又去年中已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

舊來恆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攷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攷同任事而前尙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攷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

準

魏書郭祚傳  
北史四十三

又奏

攷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攷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呂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曰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曰寡愆爲最多矣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矣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



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

已不

魏書郭祚傳

奏停營明堂國學

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閒復須防捍徵兵發眾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于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

魏書郭祚傳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從之

奏敕撰祭郭淮廟文

盧淵

淵字伯源小名陽烏范陽涿人晉從事中郎謚五世孫延興中襲父度世爵固安侯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祕書令始平王師呂例降爵爲伯遷給事黃門侍郎兼散騎常侍祕書監本州大中

正加使持節安南將軍兼侍中拜儀曹尚書曰考課降守尚書  
出爲安南將軍曰兵敗免爲民起兼太尉長史又兼彭城王中  
軍長史又爲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宣武卽位除祕書監景明二  
年卒諡曰懿

議親伐江南表

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籍自魏晉已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  
六軍決勝行陳之閑者勝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  
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已敝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已步  
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眾寡成敗在于須臾若用田豐之  
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旣并蜀迄于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  
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居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  
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已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  
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

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厥卵有征無戰然愚謂  
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  
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鸞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  
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已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  
已相扇惑顯然于眾坐之中已詢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  
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  
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眾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  
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

魏書盧  
立附傳

盧昶

昶字叔達小字師顏淵第三弟大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  
散騎常侍免復除彭城王友轉祕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歷  
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轉侍中吏部  
尚書出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初兵敗免復拜太常卿除

大五百七十六  
小一十六

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熙平元年卒贈征北將軍  
冀州刺史諡曰穆

掩據胸山表

蕭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款誠內結潛來詣臣云胸山戍今將交  
換有可圖之機臣卽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  
等獎率同盟攻掩胸城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  
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卽遣兼郟城戍副張  
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絡繹繼援而衍郁洲已遣  
二軍已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卽據城

盧玄  
附傳

請增兵表

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  
紹王神念王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于此量力

準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眾四萬名將健士遠近畢集邀  
憑兩熱決死來戰藉眾乘凶希固巢穴所呂傾國而舉非爲胸山  
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衝南截淮浦勢崩難測海利鹽物交闕常  
貢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簡將增兵  
加益糧仗與之亢擬相持至秋天磨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  
本在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

魏書盧  
玄附傳

又表

賊徒大集眾旅疆盛置柵胸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晝夜連戰恐  
狡勢旣疆後難除掬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遐率勒見兵與之決勝  
遐慮眾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眾心挫怯求待大眾俱至奮銳擊  
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且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  
已云秋高風漸舉經算大圖時事旣至且鮑口呂東陸運無闕胸  
固之閒本無停潦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夏呂來貫甲不歇從六

里呂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眾臨之必可擒捷一  
城退潰眾壘土崩乘勝圖之易于振朽脫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  
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配呂及事機

魏書盧  
立附傳

奏白鼠見宜飭吏治

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  
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呂古  
之人君或怠瑞呂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  
炯誠比者災氣作沴恆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  
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于堯先進思納  
諫之言事光于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微譴敢布庸瞽呂陳萬一竊  
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  
此外徵求于何取足然自比年呂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  
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

夏汝穎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  
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  
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閭蠶饑莫食而監司因公曰貪  
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襁褐曰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  
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  
宰不思所曰安民正思所曰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于道路守宰  
暴貪風聞于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曰明勸誠  
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  
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  
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曰益快白鼠之  
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勸誥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  
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  
休息貞良忠讜置之于朝姦回貪佞棄之于市則九官勿戒而恆

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魏書盧玄附傳盧昶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

陽縣獲白鼠昶奏

奏府寺議源懷諡不同

大常寺議諡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諡法柔直考終曰靖宜

諡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總端貳朝列歸仁依

諡法布德執義曰穆宜諡穆公二諡不同

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三年源懷卒兼吏部尚書

盧昶奏

盧同

同字叔倫昶族弟太和中為北海王詳國常侍遷司空祭酒昌

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永平

初除冀州鎮東府長史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延昌中轉

尚書右丞進龍驤將軍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正光中授

平東將軍黃門侍郎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除度



支尙書幽州刺史孝昌初除名尋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  
孝莊時除都官尙書封章武縣伯除七兵轉殿中加征南將軍  
普泰中除侍中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初卒  
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諡曰孝穆加贈尙書右僕  
射

請杜冒功竊階表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  
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  
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  
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卽于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  
本曹尙書呂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畱兵局與奏案對  
掌進則防揩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呂來勳書上省唯列  
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

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鈔目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

魏書盧同傳肅

宗世多竊冒軍功同乃表言云云詔從之又北史三十

又奏造勳簿格

臣頃奏已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羸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

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  
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于券各  
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  
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  
又自遷都已來戎車屢捷所召征勳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  
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  
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敘已三年爲  
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  
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  
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  
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于今已後軍還  
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

魏書盧同傳  
又北史三十

盧元明

大五百七十六  
小四十九

元明字幼章昶第五子臨淮王彧引爲開府屬孝武卽位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去職天平中兼吏部郎中拜尙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兼黃門郎本州太中正卒贈太常卿有集十七卷

幽居賦

魏書盧玄附傳元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

劇鼠賦

跖實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噬于山澤悉潛決于林藪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微蟲乖羣異侶干紀而進于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竝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鄰蟠冢或飲河已求飽腹或噏烟而游森聳然今者之所論出于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可賤毛骨莫充于玩賞脂肉不登于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譴其爲狀也惜倏咀吁睢離睽賜鬚侶麥稔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

尾若酒杯餘瀝乃有老者羸醜疥癩偏多奸計眾中无敵託社忌  
器妙解自惜深臧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躑登机  
緣櫃盪屏動帑切切終朝轟轟竟夕是吕詩人爲辭寔云其碩盜  
干湯之珍俎傾畱髡之香澤傷繡領之斜制毀羅衣之重襲曹舒  
由是獻規張湯爲之被謫亦有閑居之士倦游之客絕慶弔吕養  
真素屏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乃羣鼠乘閒東西  
擲擲或牀上捋髭御覽作壁  
隙見髭或戶閒出額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  
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欹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詔  
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初學記二十九  
御覽九百十一

### 嵩高山廟記

有神人吕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隋書崔廓  
傳廓子曠

荅詔云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  
案魏書及北史元明未嘗爲大司農當是漏落

### 盧觀

大五百零五  
小八十九

觀字伯舉昶族曾孫舉秀才對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  
拜尙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胡太后父廟制議

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曰兩庶人無廟  
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曰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  
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  
去墀爲鬼至于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  
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  
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  
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曰  
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曰爲遷者遷于太祖廟

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呂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卽大禹之身言子謂啟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爲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佻成王之于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

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  
文宣公方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禮緯又云諸侯  
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  
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呂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  
不爲難也聊復標榜略引章條愚慙不足呂待大問魏書禮志二  
神龜初靈太  
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素  
公時疑其廟制博士盧觀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七終



大一百四十  
小四十五

全後魏文卷三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

北史作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

漢楚元王交之後文明太后

擢兼主客郎尋拜中書博士進中書侍郎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尋除正兼通直常侍超遷國子祭酒遭母憂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兼侍中宣武卽位正侍中遷中書令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太常卿延昌二年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文貞有毛詩箋音義證十卷儀禮周官義證各五卷王肅注尙書音鄭注儀禮周官音干寶注周官音何休注公羊音范甯注穀梁音韋昭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音義證三卷

立學表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已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已嫩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已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已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已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灑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于國學豈可外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于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曰二或尙西或尙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

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于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曰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曰敎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攷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廣曰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

魏書劉芳傳

### 修理金石樂器表

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

非則無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

魏書劉芳傳

### 郊壇疏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攷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于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于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春于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

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于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于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曰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于近郊漢不設王畿則曰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

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  
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  
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曰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  
月皆于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  
又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  
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恆隸  
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  
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  
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曰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  
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曰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  
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眾皆當部郡縣修  
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

斟酌呂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于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呂愚蔽謬忝今職攷括墳籍博采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立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

魏書劉芳

傳北史四十二

### 社稷宜樹木疏

依合朔儀注日有變呂朱絲爲繩呂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呂其社之土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呂松殷人呂柏周人呂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呂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呂表功也案此正解所呂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



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自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曰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于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曰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曰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曰松殷人曰柏周人曰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曰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曰爲宜植曰松何曰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

魏書劉芳傳  
北史四十二

彭城王勰諡議

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恆方流詠燕趙廓清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諡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諡曰武宣王

魏書彭城王勰傳永平元年太常卿劉芳議

上尙書言

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于數人今請更集朝彥眾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

魏書樂志永平二年秋高肇等奏使劉芳

更造樂器詔可  
芳上尙書言

上言參制舞名并制新曲

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

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

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

魏書樂志永平三年冬芳上言

又上言

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由教化黎元湯武所由

原闕

一葉魏書樂志永平三年冬芳又上言

陳終德爲祖母持重議

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上爲差謬何以上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

大四百六十一  
小七十五

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于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于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替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于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攷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替爲允

魏書禮志西永平四年太常卿劉芳議又見通典八十九

又議

國子所云喪服雖曰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已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于士此皆士已

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曰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  
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  
至如左氏詩易尙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  
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  
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  
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  
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  
皆正經及論語士曰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  
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觀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  
九品皆正無從故曰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  
曰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攷古今

謹如前議

魏書禮志四

窮通論

北史四十二

佚

大五百七十  
小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三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思伯

思伯字士休武威人居齊郡益都仕孝文爲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宣武卽位轉輔國將軍除鴻臚少卿出爲滎陽太守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遷左將軍兗州刺史孝明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未拜改授太尉長史除安東將軍廷尉卿轉衛尉卿遷太常卿兼度支尙書轉正都官進侍講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尙書右僕射諡曰文貞

明堂議

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曰明其制同也若然



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曰天子暫配饗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玄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曰助王養老則尙和助祭則尙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間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曰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曰象宿外廣二十四丈曰象氣案此皆曰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曰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  
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  
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  
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  
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立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曰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  
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立堂左个立堂右个  
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案  
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榦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

魏書賈  
思伯傳

賈思勰

思勰爲高陽太守

齊民要術序

蓋神農爲耒耜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  
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  
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  
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飢蓋言勤力可曰不貧謹  
身可曰避飢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曰富彊秦孝公  
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  
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  
治水曰身解于陽旰之河湯由苦旱曰身禱于桑林之祭神農惟  
悴堯瘦靡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大五百九十二  
小九

故自天子曰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  
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  
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  
耕田終之簠簋情者釜之勤者鍾之鋤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譙  
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  
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曰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  
凍不飢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于  
衣不待輕煖飢之于飧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  
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  
保其子君亦安得曰有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  
布帛一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  
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  
玉而思裋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

食福禍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  
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  
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  
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已樊遲請學稼孔  
子荅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于凡庸者  
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牾乃畜  
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  
作田器教之墾闢歲開廣百姓充給敦煌不曉作耨犁及種人  
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耨犁所省傭力過半得  
穀加五又敦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  
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已  
麻泉頭貯衣民惰窳少麤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  
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

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棗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衽之具曰教民得免寒苦安在不教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曰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曰爲棺某亭豚子可曰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曰廣漑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

四頭呂供祭祀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呂  
閒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  
時賣呂買牛始者民呂爲煩一二年閒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  
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  
載酒肴從而勞之便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畱其餘肴而去  
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呂致  
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  
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頓擾而輕費損哉蓋呂庸人之性率之則  
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  
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呂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  
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  
燒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掩落  
不完垣牆不牢埽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

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祿惰乎李衡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矣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植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旣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鬻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飢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旣飽而後輕食旣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于蓄積或



由布帛優贍而輕于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曰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曰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曰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摭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于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于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蔬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曰富歲貧飢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曰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辭覽者無或嗤焉賈思勰序

甄琛

大六百一十三  
小三

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漢太保邯之後孝文時舉秀才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衛軍陽平王頤長史宣武卽位拜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遷侍中坐事免歸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轉太子少保孝明卽位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徵拜太常卿除吏部尙書出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正光五年卒贈司徒尙書左僕射諡曰孝穆

請施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  
有無曰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曰防其殘盡必令取之  
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曰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  
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曰厚其所養曰爲國家之富未有  
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  
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  
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  
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曰濟其用  
或巢宇曰誨其居或教農曰去其飢或訓衣曰除其傲故周詩稱  
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曰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  
理識無遠尙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  
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鄜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  
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曰棄寶得民頌鼠曰受

財失眾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曰府藏之物猶曰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魏書甄琛傳世宗踐阼  
召琛兼御史中尉琛表

請取武官領里尉曰清輦轂表

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曰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

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鋌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曰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懸長兼沉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曰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

魏書甄琛傳甄遷河

南尹表

奏彈張彝邢巒

非武非兇率彼曠野

北史四十三張彝傳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尙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

史中尉甄琛所彈

裴延儻

延儻字平子河東聞喜人孝文時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尙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呂官官例免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宣武初爲散騎侍郎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歷太子中庶子加冠軍將軍孝明時遷散騎常侍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出爲平北將軍幽州刺史拜太常卿除七兵尙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尙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兼侍中吏部尙書莊帝

時于河陰遇害贈雍州刺史

上宣武帝疏諫專心釋典不事墳籍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敎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曰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曰遵惡足曰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于宸闈釋覺善于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曰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羸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囑

魏書  
裴延

上言王買劉景暉赦後復合死坐

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

大四百八十  
小五十三

惑眾事在赦後亦合死坐

魏書刑罰志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限斷之後不自歸

首延尉卿裴延儁上言

裴伯茂

伯茂延儁從子孝明初爲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鎧曹參軍歷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朝仍知行臺事以功封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爲廣平王贊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天平末卒贈衛將軍度支尙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尙書謚曰文

豁情賦序

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曰託名豁情寄之風謠

矣

魏書裴伯茂傳曾爲豁情賦其序略



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畱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  
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曰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  
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大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  
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  
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  
逐未進競之風實由于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立鑒洞遠越會  
未歛務修道曰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  
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  
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  
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  
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

準

魏書鄭義附傳又  
見北史三十五

又表

大五百八十六  
小三十三

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搢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  
觀風之美非所曰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曰來頻請學令  
竝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曰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  
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初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  
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  
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

俟令出

魏書鄭義附傳  
道昭又表不報

天柱山銘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亭據  
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岩室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棲形龍遊  
鳳集斯處斯靈淵絲窮想照燭空溟道暘時乘曙光幽明雲門煙  
石登之長生

天下名勝志

齊亭銘

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

北齊書鄭述祖傳初述祖父為兗州干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為記述祖

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三十九終

大二百七十  
小六十七

全後魏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惠蔚

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陁羅本單名蔚宣武詔加惠號  
惠蔚法師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遷  
太廟令宣武卽位歷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又兼黃  
門侍郎遷中散大夫正黃門代崔光爲著作郎遷國子祭酒祕  
書監延昌中封棗彊縣男孝明卽位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  
還除光祿大夫神龜元年卒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

上書言童子衰麻如成人

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已求理尋  
理已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  
麻之服略爲不異已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

錦卽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紉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曰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袞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曰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曰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于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餒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曰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

質竝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  
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  
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  
于婉容之服寧無其備曰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  
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緣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  
不當室苟曰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  
是爲與輕而尊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曰深疑也又衰衾有衽曰  
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  
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  
曰明矣若不行于己而立制于人是爲違制曰爲法從制曰誤人  
恕禮而行理將異此

魏書禮志三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  
子尚幼議者曰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  
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  
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

上疏請校補祕書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呂察時變觀乎人文呂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呂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象呂精微爲神春秋呂屬辭爲化故大訓炳于東序藝文光于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九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成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褻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

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呂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  
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  
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一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  
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攷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

允正羣書大集

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既入東  
觀見典籍未周上疏詔許之

上言禫終應禘明年應禘

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曰嚴祖敬宗追  
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制尊卑有定體誠懇著于  
中百順應于外是曰惟王制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  
式暨秦燔詩書鴻籙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  
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  
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  
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攷此二

孫惠蔚



書曰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于取正無可依攬是已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已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立思洞微神心曷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于和一中一姬公于洛邑陛下睿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實惟下武而禘祫二殷國之大事烝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畱心聖懷已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烝鄭立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已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格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曰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曰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曰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曰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于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卽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祇外食大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于通典古爲當在作施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典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

月宜減時祭已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已臣觀之理在無  
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口始禘禘之正實在于斯若停而闕之唯  
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已宣昭令問垂式後昆  
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于昔人鴻美慚于往志  
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鉤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蔑爾無  
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已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  
付禮官集定儀注

魏書禮志二世宗景明二年六月祓書  
丞孫惠蔚上言云云又見通典五十

重議有喪不作鼓吹

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于聲樂本無作理但已鼓吹公議致  
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  
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  
體與樂無異是已禮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和竊惟今者  
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于吉便是一人之

身悲樂竝用求之禮情于理未盡二公雖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已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盜賊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已采齊行已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已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已備威儀不作已示哀痛述理節情

通典作準禮卽情

愚謂爲允

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清河王暉有叔母喪高肇有兄子喪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封祖曹議宜止特雅哲韓神固議不闕房景先駁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及封祖曹重議詔可又見通典八十二案此議列銜先惠蔚而通典專屬祖曹疑別有據今從魏書

樓毅

毅代人歷殿中尙書散騎常侍賜爵常山公加安南將軍遷尙書右僕射加侍中後例降爲侯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轉涼州刺史

表諫南伐

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陽弔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私竊未  
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搨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  
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與天道悠長宜遵養時晦願抑赫斯已  
待後日

魏書樓伏  
連附傳

崔挺

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轉中書侍郎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除昭武  
將軍光州刺史遙授本州大中正景明初北海王詳曰爲司馬  
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

上書諫連坐充役

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呂一人犯罪延及合門  
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桺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魏書崔挺傳  
時立重制一

人犯罪適亡合  
門充役挺上書

### 崔孝直

孝直字叔廉挺第四子孝明時行司空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宣  
威將軍領直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假征虜將軍  
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末去職後除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皆不就

### 顧命諸子

吾才疏效薄于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  
致干求則非吾子斂呂時服祭勿殺生

魏書崔  
挺附傳

### 崔楷

楷字季則挺從弟宣武初爲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  
文學後爲尙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  
孝明時京兆王繼西討引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孝昌

初加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尙書北道行臺轉軍司尋爲  
殷州刺史加後將軍爲葛榮所破遇害贈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至殷州請兵仗表

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  
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閒起定州逆  
虜趙趣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  
匪暮斯朝臣已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已弱敵疆析骸煑弩固  
此忠節但基址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  
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  
境內保全所委

魏書崔  
辨附傳

治河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曰萬姓爲心故矜傷軫于造次求瘼結于

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眾庶斯饑帝乙罰已良曰爲政與農實  
繫民命水旱緣茲曰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  
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  
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烏鹵菽麥禾黍化  
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于夏書  
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  
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  
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  
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  
故曰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舄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  
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閒九河通塞屢有  
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  
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閒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



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  
洞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  
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  
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水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  
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  
撓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  
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  
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曰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  
陸菽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  
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沓下雲雨陰霖  
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楫南畝畚菑微事耒耜而眾庶未爲  
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

豐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昧言  
念皇家思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  
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  
至誠申于今日

魏書崔辨附傳于時冀定  
數州頻遭水害崔楷上疏

崔纂

纂字叔則挺族子景明中爲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  
將軍後爲給事申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神龜中除左中  
郎將領尙書三公郎中呂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贈司  
徒左長史

奏請更議劉輝事

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  
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  
處奏曰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合輝挾忿毆主傷胎雖律

無正條罪合極法竝處人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  
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王者所目治天下不爲  
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案鬪律祖父母父母忿怒目兵刃殺子  
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  
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  
舊格諸刑流及死律者皆首罪判定後決從者事必因本目求支  
獄若目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  
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郗吉爲相不存鬪斃而問  
牛喘豈不目同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姦私若擒之穢席眾證  
分明卽律科處不越杖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律案智  
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于其夫則他家之母  
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于夫釁非兄弟  
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

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  
議律許周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呂同氣相證論刑  
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  
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爵人于朝與眾共之明不私  
于天下無欺于耳目何得呂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  
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

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

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姝容妃陳慶和姝慧猛姦亂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呂知情不加防限處呂流坐詔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獄成許家人陳訴議

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縮而疑有姦欺不直于法及訴冤枉者  
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呂痛誣伏或拷  
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  
不輕理須訊鞠既爲公正豈疑于私如謂窺不測之澤抑絕訟端

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真偽未分承前旨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

赦及已覆治得為獄成

魏書刑罰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獄成不容家人陳訴大

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申休律博士劉安元等議

劉景暉九歲且赦後不合死坐議

景暉云能變為蛇雉此乃傷人之言雖殺暉為無理恐赦暉復惑眾是旨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為竝不闕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更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為之者巧殺之者能若旨妖言惑眾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闕惑眾赦令之後方顯其口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旨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旨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

大五百三十二  
小一百五十八

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

魏書刑罰志熙平中廷尉卿裴延雋上言月光童子劉景

暉妖言惑眾事在赦後

合死坐正崔纂已為

無談子論

魏書崔挺附傳挺族子纂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文佚

後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帝長子河清四年四月即位改元三天

統武平隆化在位十三年為周所擒封溫國公明年賜死

蠲襍戶詔

天統三年九月

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赦權假力用未免

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準平人

北齊書後主紀

全後魏文卷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終

大一百三十一  
小七十八

全後魏文卷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封軌

軌字廣度渤海蓆人太和中爲著作佐郎遷尙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宣武帝初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除國子學士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

明堂辟雍議

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曰嚴父配天聽朝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尙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之曰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曰鄭玄又曰五室者象



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  
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曰則天地通水環宮曰節  
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  
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  
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  
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曰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  
九室曰象九州十二堂曰象十二辰夫室曰祭天堂曰布政依天  
北史而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  
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  
曰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  
在不復須載

魏書封懿附傳  
又北史二十四

務德戒

慎言戒

大五百零三  
小一十八

遠佞戒

防姦戒

本傳云軌爲四  
戒文多不載

封偉伯

偉伯字君良軌子宣武時除太學博士孝明時清河王懌辟爲  
太尉參軍正光末蕭寶夤爲關西行臺郎孝昌中寶夤建號  
曰不從逆見殺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有  
封氏本錄六卷

清河國臣爲君母服議

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曰仰厥先帝  
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  
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  
魏書禮志  
四延昌三  
年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侍中崔光議君厭  
降大功國臣服朞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

封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偉伯族子初爲奉朝請歷汝南王悅中兵  
參軍呂平法慶功賜武城子尋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永安中  
除撫軍長史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  
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行冀州事徵爲侍中尋封安  
德郡公進儀同三司行并州刺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除吏部  
尚書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興和初復徵爲侍中  
歷尚書右僕射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贈司徒加贈太保諡曰  
宣懿

爾朱榮配食明帝廟議

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攷古詢今未見其

義

北齊書封  
隆之傳

與齊王啟

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

大四百一十五  
小五十九

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曰名

位此等必構禍隙

北齊書封隆之傳

封祖胄

祖胄名興之曰字行隆之弟延昌中爲太學博士孝明時遷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重贈殿中尚書諡曰孝

叔母及兄子喪出入不作鼓吹議

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曰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閒尚自不及其于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

魏書禮志四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高肇兄子太子洗馬貞卒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太學博士封祖胄議

案通典別載一篇乃重

議也今編于  
孫惠蔚卷內

楊椿

椿字延壽弘農華陰人本字仲考孝文賜改初拜中散典御廢  
曹遷內給事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  
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免後爲  
監朔將軍梁州刺史尋假節冠軍將軍兼征虜將軍拜光祿大  
夫假平西將軍兼太僕卿尋轉正加安東將軍永平中除平北  
將軍朔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除定州刺史呂私  
造佛寺除名爲庶人正光末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轉授岐  
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加衛將  
軍除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行臺呂疾  
解歸建義初遷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尋致仕普泰元年  
爲爾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上書諫內徙蠕蠕降戶

臣曰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日先朝居之于荒服之間者正曰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曰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

魏書楊播附傳太和未使楊椿持節徙蠕蠕降戶椿上書不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

赴賊所在鈔抄如椿所策

誠子孫

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于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曰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

飾恆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于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漸華好吾是呂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宅舍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閒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

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  
嫌責荅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已不敢言于  
後終曰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  
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譙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  
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  
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  
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  
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  
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  
賤待之曰禮已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  
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  
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已來高祖已下  
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



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諷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召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魏書楊播附傳播致仕臨行誠子孫

楊津

津字羅漢椿弟本字延祚孝文賜改幼除侍御中散遷符璽郎中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遷長水校尉景明中拜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孝昌中加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尋除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加衛將軍永安中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進司空加侍中爾朱榮誅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普泰元年遇害于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諡曰

大六百十三  
小十八

孝穆

臨岐州下劫賊教

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

可速收視

北史四十一楊津傳有武功人齋緝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津乃下教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子是

遣騎追收并緝俱獲

楊鈞

鈞椿族弟歷廷尉正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恆州刺史轉安北將軍懷朔鎮將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尙書北道行臺卒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謚曰恭

加兵送阿那瓌入國表

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曰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眾無

呂送其入北

魏書蠕蠕傳正光二年正月遣送阿那瓌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

楊侃

侃字士業椿兄播之子熙平中襲父爵華陰伯歷汝南王悅太尉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錄事參軍進統軍又爲叔父椿雍州錄事參軍帶長安令尋除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長孫稚行臺左丞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初爲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又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元顥內逼行北中郎將除鎮軍將軍度支尙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濟北郡開國公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昔泰元年爲爾朱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奏鑄五銖錢

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

大四百四十六  
小八十

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起一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竝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尙書八座不許曰今況昔卽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魏書楊播附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木斗幾值一千楊侃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又見通典九移報梁豫州刺史裴邃

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

秦無人也

魏書楊播附傳播子侃爲揚州錄事參軍梁裴邃規襲壽春謬移云魏修白捺此亦須營歐陽侃移報

班告軍士

今且停軍于此曰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曰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宜殄戮魏書楊播附傳蕭寶夤反楊侃爲長孫稚行云民遂轉相告報一宿間火光遍數百里寇各散歸

長孫慮

慮代人

列辭尙書

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曰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曰身代老父命使嬰弱眾孤得蒙存立

魏書長孫慮傳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曰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慮曰重坐慮列辭

孫道相

道相乎昌人

通津頌

惟彼澗泉竭踰三齡祈盡圭璧謁窮斯牲道從隆替隆由聖明

水經

溜水注陽水時有通塞先公除州即任未葺是水復通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案道元父範于獻文帝初為青州刺史尋解州還京至孝文太和申又除青州刺史

大三百零五  
小二百五十

趙嶷

嶷河閒人

通津頌

敦化未葑玄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

水經淄水注

郭欽

欽北海人

通津頌

先政輟津我后通洋

水經淄水注

酈道元

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累遷治書侍御史  
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免起爲河南尹孝明時除安南將軍御  
史中尉孝昌二年出爲關右大使至陰盤驛亭爲蕭寶夤所害  
有水經注四十卷

七聘

魏書酈道元傳爲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文佚

水經注序

易稱天曰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竝矣是曰達者不能測其淵冲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輟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窄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厯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曰

多暇空傾歲月軌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閒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攷呂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洞湍決復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濊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曰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水經注聚珍本 案此序諸本皆佚從永樂大典錄出

李義徵

義徵中山盧奴人太和中補清河王懌府記室正光初徙都水使者棄官隱于大房山

爲清河王懌諫靈太后使沙門惠憐呂呪水療病表



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已大明居正防遏姦邪  
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已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  
能詎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閒角之由也昔新垣  
姦不登于明堂五利僥終嬰于顯戮魏書清河王懌傳時有沙門  
惠隣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  
病靈太后使于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案北史李先傳  
義微補清河王懌府記室懌書表疏文不加點沙門惠隣已呪水  
飲人義微白懌稱其妖妄因令  
義微草奏已諫太后納其言

高道悅

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居渤海薊縣孝文時歷中書學士侍  
御主文中散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主爵下大夫轉太子  
中庶子太和二十年爲太子恂所害諡曰貞

諫水路幸鄴

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已置鼓設  
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疏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

大四百七十七  
大一百二十

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曰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艦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楫更爲非務公私同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已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艤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閒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襲南寇對接迎畿蠻民疏戾每造不軌闕覲閒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闕疆之心臣稟性愚

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已聞魏書高道悅傳高祖將由水路造舟楫道悅諫案文云冒昧已聞幸鄴已詔都水同營構之材已詔云省所上事知是表疏非口諫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一終

大三百五十七  
小五十四

全後魏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彪

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孝文賜名舉孝廉爲中書教學博士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遷祕書丞加中壘將軍假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兼度支尚書爲李沖所劾除名宣武卽位呂白衣修史祕書省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景明二年卒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諡曰剛憲

表上封事七條

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曰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于竹素播徽聲于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

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

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曰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曰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曰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曰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曰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曰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曰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曰示約則約德光昭矣單宮女曰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曰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曰育民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曰懷遠邇則華荒什舞矣垂至德曰鳴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曰爲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旣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眾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曰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

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常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曰爲第宅車服自百官曰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曰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曰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

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  
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  
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曰  
敎行華靡難曰財滿是曰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  
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于後王後王所宜觀  
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  
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于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  
也前志云作法于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誓言儻  
或可采比及三年可曰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  
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  
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  
法曰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曰訓世嫡世嫡

于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于黎蒸是曰世統生人載祀八百建嬴氏之君于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曰義方教厥豕子于是習成凶德肆虐曰臨黔首是曰享年不永二世而亡之與興其道在于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曰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爲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曰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曰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詔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曰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曰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曰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



主然則佚之傳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迺生訓之已  
正道其爲益也固已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已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  
趣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  
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  
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子  
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詵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  
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  
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  
誠宜準古立師傅已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  
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

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已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

通典六十一一作  
克勤稼穡

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

大六百二十八  
小十一

積之有素暨于漢家官人食少乃設常平已給之魏氏以兵糧乏  
制屯田已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  
謂國非其國光武已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  
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  
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于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  
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已今況古或可懼  
也臣已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  
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通典十二作則糴之于人如  
此民必力田已買官絹又務貯財通典十二已取官粟年登則常  
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已爲屯人通典  
屯田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已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  
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  
年之中則積穀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

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  
謂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  
之一可曰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曰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  
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  
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  
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  
時改盡十月曰育三微後歲早論者曰一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  
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  
干芸荔之應周曰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曰爲春十  
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曰爲春三微成著曰通三統三統之  
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曰起  
隆怒不可謂盜曰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曰十月斷今

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已育三微寬宥之情  
每過于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  
誠宜遠稽周典近采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于孟冬不干三  
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

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  
此君之所已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貶白冠鞶纓盤水  
加劔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已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  
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已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  
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已感  
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已敢陳  
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  
阜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  
其改容而禮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

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已  
令眾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  
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  
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  
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  
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于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  
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已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已  
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平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  
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  
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恆理也無情  
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寔  
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寔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

之理也昔秦伯已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已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已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謝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免留之如此足已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

其七日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已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已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混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已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

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  
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醜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  
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者有曠庶官者則優  
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  
軍戎之警墨纓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  
願付有司別爲條制

魏書李彪傳

求復修國史表

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  
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曰唐  
典篆欽明之冊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  
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曰兩  
經公旦申之曰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

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已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訟而識  
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巨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  
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于秦漢  
事盡于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  
風美類三代炎口口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敷  
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尋  
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  
太祖已弗違開基武皇已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  
來品物咸亨自茲已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錄未克其盛加已東觀  
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闕  
錄懼上業茂功殆有缺矣于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  
時忘臣眾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



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已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于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竝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已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于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睿之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已燭物履靜恭已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已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于有象盡性于眾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跡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

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呂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于竹素聲播于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于無窮義昭于來裔是呂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

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豈有定習慣則知耳所已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已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已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已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閒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竝已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

著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于大業雅頌垂薦起于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戒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已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己史官留意是已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己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已終前志官給事力已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緣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臧之名山

魏書李彪傳

### 五德議

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  
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朝縣迹  
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爲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  
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呂晉室銜  
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  
中區則是司馬祚終于邲鄢而元氏受命于雲代蓋自周之滅及  
漢正號幾六十年著苻尚赤後雖張賈殊議蹙疑而卒從火德呂  
繼周氏排虐羸呂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蜀謬僞遠卽神正  
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肇  
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卒多從黑是又自然合應立同漢始  
且秦并天下革勅法度漢仍其制少在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踵隆  
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編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  
異漢之承木舍晉而爲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

緒攷審王次不可雜已借竊參之彊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  
懷愍接時晉室之淪乎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定德孰  
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臣所已悽悽惜之唯垂察納魏書  
禮志一太和十四年中書監高閭議已爲魏承秦  
定爲士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已爲  
拜散騎常侍啟

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魏書郭祚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二終

大一百一十五  
小四十六

全後魏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邢糾

糾字神虎河間鄭人孝文時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  
中郎轉司徒屬國子博士宣武卽位轉尚書右丞徙左丞除司  
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

曰威

駁奏害母事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葦親害親者合不及子旣逆  
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曰勸忠孝之  
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于  
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于新  
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

魏書邢巒附傳時雁門人有  
害母者入座奏轍之而瀦其



室宥其二子邢蚪駁  
奏云云世宗從之

邢臧

臧字子良蚪長子

文苑傳作長孫誤

神龜中舉秀才上第爲太學博士

歷本州中從事永安初徵金部郎中不赴除東牟太守徙青州屬領樂安內史除濮陽太守加安東將軍卒贈鎮北將軍定州

刺史諡曰文

與王昕王暉書

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于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當世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北齊書王暉傳魏末邢子良愛

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又見北史二十四

特進甄琛行狀

文佚

邢巒

巒字洪賓蚪從子孝文時爲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拜通

大三百七十六  
小八十一

直郎轉中書侍郎舉秀才對策兼黃門郎尋正除又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卽位正尚書加使持節假鎮西將軍拜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徵爲度支尚書拜安東將軍封平舒縣伯假鎮南將軍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文定

請增兵糧圖蜀表

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旣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李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守固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孺屨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旣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

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劔閣今旣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眾喪魄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旣出綿竹彼卽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恆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子骨月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鬪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于今矣是曰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關淮外謚曰風清荆沔于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曰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曰軍

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  
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劔旣剋南安據  
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  
可屠正呂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  
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  
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若  
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

烏

魏書邢  
密傳

又表

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眾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呂然者鬪實  
力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眾而希平蜀  
所呂敢者正呂得據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

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豈得不守之也  
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劔  
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  
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劔閣已來鬢髮中白憂  
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已勉強者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  
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已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  
欲先圖涪城已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  
衝彼外無援軍口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  
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  
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恆多生動昔在南之日已其統  
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巖  
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啟往往可  
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已去州旣遠不能仕進至于州綱無由

廁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呂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立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呂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

魏書邢巒傳巒又表世宗不從

請不渡淮表

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于積風伐國在于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口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眾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

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伐牢實邊方息養  
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

魏書  
邢巒

傳

言鍾離必無剋狀表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  
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  
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已待其  
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  
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  
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呂八十  
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  
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  
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呂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

冰雪取濟何方臣竈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  
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  
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  
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  
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  
難何容強遣

魏書邢  
澹傳

奏蕃貢非要須者不受

臣聞昔者明王之曰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王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  
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

北史作  
奇縑

至乃曰紙絹爲帳

辰銅鐵爲轡勒訓朝廷曰節儉示百姓曰憂務

北史作  
憂務

日夜孜孜

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曰  
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于是蕃貢



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買倍多于常雖加已節約猶歲損萬計珍  
貨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已支歲自今非爲

要須者請皆不受

魏書邢巒傳  
世宗初巒奏

奏議王公五等爵犯罪

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勳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  
至于五等之爵亦已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失  
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爲永制

魏書刑罰志延  
昌二年春尚書

邢巒  
奏

奏高季賢赦後不宜復官

案季賢既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遘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  
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于其爲  
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庶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  
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已職除流且貨

賊小愆寇盜微戾賤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費  
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  
律則罪合孥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落  
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為民

魏書

刑罰志

延昌二年秋符璽郎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同元愉逆除名為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

邢巒奏

護軍將軍高顯碑銘

文佚

邢遜  
遜字子言巒子為司徒行參軍襲爵平舒縣伯歷國子博士本  
州中正靈太后擢長兼吏部郎中出為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未  
之職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還除散  
騎常侍加前將軍又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時轉衛  
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領賞藥典御加車騎將軍除大司農

卿武定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

太尉韓公墓誌銘

立事立言是爲勿替且公正德實兮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  
門是曰萬鍾四牡舄奕于往代長組高冠陸離于前祀及負笈追  
陪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隔隩理合精微非存寧  
越廢寢食已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已成業皎皎獨照秀絕羣萍  
亭亭孤鶴入自雲霞忘情譽毀同嗣宗之于善惡齊心得喪若叔  
夜之于愠喜方將受任三九追蹤二八弘大道已事一人敷至理  
已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一亡辯智同盡

藝文類聚  
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三終

大十九  
小二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陽固

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太和中爲劉昶宋王府法曹參軍兼長史宣武卽位出爲平南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平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北平太守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延昌末呂忤王顯免孝明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出爲李平行臺七兵郎中還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加寧遠將軍熙平中除洛陽令神龜末爲清河王懌太尉從事中郎正光中爲京兆王繼司徒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

北都賦

南都賦

魏書陽尼附傳固作南北二都賦稱恆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呂中京禮儀之式因呂諷諫文佚

濱蹟賦

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于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竝  
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于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植根于  
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  
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本而長吟兮抗幽  
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于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  
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  
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  
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憚兮乃有懷于古人或垂綸于渭  
濱兮有胥靡于傅巖旣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  
不息兮終見黜于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  
而爭國兮有讓位而采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已俟時曹納  
辛而衰亡兮哀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

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混軀于世難兮啟洪業于宣元  
釋皋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諫疑枉于怨獄兮寧于公之獨  
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誦而  
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于陋巷兮蘊六藝  
于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  
止而禍井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  
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  
體與識而交馳且流言而見疑兮先緣誦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疏  
兮已放麀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于主心或居鄉而三  
黜兮獨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于幽林或望旗而  
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  
于得要兮事終成于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  
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兮臯遺卵而孕殷鳥



藉冰而存棄兮虎乳孩呂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  
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  
兆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于  
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  
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詬龜圍據胎而爲巨兮友發  
文而自相風吹鴟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信  
吉凶之在已或勤憂已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社弟成師而害兄兮  
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于三君兮兆先見于裔姒始樓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于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于三江水浩浩而襄  
陵兮竊息壤而瘠之絲殛死于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  
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州呂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  
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不改呂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呂佞諛  
爲獲安兮哂宰嚭之見屠呂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呂進

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曰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曰放  
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  
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陟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  
求封賞于寸心兮夢台袞于遠慮或忌賢而獨立兮或篡君曰自  
樹旣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汙見眾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  
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于敝筵兮始拂龜  
而整筮冀靈鑒之佑余兮願告余曰忠益龜發兆曰施靈兮利去  
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  
考槃于巖壑登名山曰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于占繇兮  
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于箕嶺兮諮夷齊于首陽瞻嵩華之崑崙  
兮眺恆碣之磔磔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曰尚羊乘玄虬之奕  
奕兮鳴玉鑾之瓊瓊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于  
塗山兮詰三苗于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于有媯追祝融

于荆芊兮問洛宓于馮夷陵回颯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泐扶  
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阪兮覲王母于崦嵫昇  
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曰寄命兮附光風曰傳辭  
出崐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采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  
瑊攜羽民而遠游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  
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于霄際兮求霧塵  
于海濱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  
周之嶮巖屑瓊蘂曰爲燿兮斟玉液曰爲漿結秋蘭曰爲珮兮攬  
白蜺曰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  
奏中皇于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  
兮戀舊京而依依提招搖曰爲旆兮巡天漢而下游建雲旗之透  
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曰敏轡兮命風伯曰挾軻符屏翳曰  
清路兮告河鼓曰具舟聊右次于析木兮遙回駕于青丘訪古人

于首陽兮亦問道于爽鳩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雒  
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怛怛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緜緜伊  
五嶽之埏埏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  
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已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已達  
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煉丹漱醴泉已養氣兮吸沆瀣已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  
已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  
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  
惆悵而不悅憶慈親于故鄉兮戀先君于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  
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于短銜兮馬依依于跬步還故園而解羈  
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皋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于婦  
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于濁酒兮夕寄忻于素琴誦風雅已  
導志兮蘊六籍于曾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

于終古今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于聞達兮退不營于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于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曰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寂曰無爲寄後賢曰藉賞兮竄忽時之弗知辭曰

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越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

魏書陽尼附傳王顯奏免固首歸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續陸曰

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

上謹言表

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于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

大五百九十四  
小三十八

傅曰保護立官司曰防衛曰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  
枝曰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  
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誹謗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  
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曰存元元之心  
曰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脩甲  
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  
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  
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  
願陛下畱神少垂究察

魏書陽尼附傳時世宗  
廣訪得失因上讜言表

房景先

景先字光胄清河繹幕人太和中郡辟功曹州舉秀才爲太學  
博士兼著作佐郎脩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撰世宗起居  
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神龜元年爲東義陽行

臺卒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文

駁封祖胄韓雅哲韓神固鼓吹議

案祖胄議曰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曰制服據服曰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曰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莽何曰爲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曰仲遂卒垂篋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等所議曰爲筮鼓不在樂限鳴饒曰警衆聲筮而清路者所曰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攷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鼓鍾伐鼗又云於論鼓鍾於樂

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曰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曰王公位重威節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于齊殯之時擊鍾磬于祔口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曰辨深惑何容總議竝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

據典正議

魏書禮志四

### 五經疑問

問王者受命水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啟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旣彰立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旣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順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曰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生是曰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于山川受誣于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醜于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存及躬曰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奏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編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無黜元功于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于前如曰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曰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成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祗隔牲幣之享就如言

之稷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文而無揖讓之象曰立黃剖別人道爲尊含靈付化故義始元首是曰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曰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己日之美豈可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竈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寶其仁是曰祿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盾猶存罪莫極于無上逆莫甚于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

屬與尊合德名義呂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  
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口方齊服是追  
哭于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呂恩制禮由義立  
慈母三年孫無總葛者呂感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  
已但正體于下可無服乎且編冠玄武子姓之服練練之後綴經  
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甲之賓尚改  
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曰爲不可曰受醮從天人倫所重保  
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卷之尊怙亂無終殄滅  
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  
生貶違曰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  
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巨偏祀猶不  
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  
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宵禮不上通昏媿後燼四圭是主此便  
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設玄牡肆尊禮不虛革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  
乎人之辭也曰樂曰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  
兵屈于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  
推咎于天則神不棄鑿歸愆于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  
弗着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曰衡紀不移  
日月有度炎涼啟辰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曰爰命羲  
和升準徂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卽官  
闕  
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

合璧之月敘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邁殄絕仁者之兵義  
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  
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曰金木相  
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譴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  
因猶子歸母但曰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  
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曰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  
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  
于一同等榮辱于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旣修素王  
斯著方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  
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魏書房法  
壽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四終

全行委又卷四一四

九

大十九  
小三